

袁枚集外文一篇*

——兼谈袁枚晚年与吴镇的一段文字因缘

冉耀斌

袁枚作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诗人,“性灵派”的领袖,一生著作颇富,有《小仓山房诗集》三十七卷、《补遗》二卷、《尺牍》十卷、《文集》三十五卷、《外集》八卷、《随园诗话》十六卷、《续诗品》一卷、《子不语》二十四卷等,今人王英志先生辑为《袁枚全集》,并作了补佚工作,收录了袁枚许多佚文,其他学者也陆续发表了一些袁枚的集外文,为全面研究其创作成就提供了很好的条件。

由于袁枚交往广泛,赠答唱酬之作颇多,一时很难穷尽,笔者在清代陇右诗人吴镇《松花庵全集》中,也发现袁枚集外文一篇,即袁枚晚年为吴镇所作《松花庵诗集序》。《松花庵全集》有清宣统二年(1910)重刻本,上海图书馆、广东中山图书馆、南开大学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、西北师大图书馆均有藏本。袁行云《清人诗集叙录》、柯愈春《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》等亦有著录。由于各种原因,学界对吴镇关注较少,因此袁枚这篇序文也极少为世人所知。今将它标点录出,并对袁枚与吴镇的文字交往加以详细论述。

松花庵诗集序

文人之在世也,如五纬二十八宿之在天。天有三百六十五度,亘千百万里,茫茫洋洋,莫可纪极,而纬宿所系之躔度与所流之光耀,未尝不气相连而影相照焉。余故越人也,松崖先生生于临洮,势不能相见。予官江左,年过三十,即乞养还山,先生方驰五马任专城,倘侗于沅、湘、岳、鄂之间,势更不能相见。然则彼此并生一时而没没然避面以终如隔数百世者,宜也。不料前年读江宁尉王柏崖诗,惊不类近人作,渠告所受业处,于是始知有松崖先生。未几,弟子杨蓉裳牧灵州,寄松崖集来,更□□然喜,急采入《诗话》,备“秦风”一格。又未几,先生寄诗作谢,并请为序,定千秋之交,方知我与先生如五纬二十八宿之远离而为之躔度、通其光耀者,乃在柏崖

* 此文为2010年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《清代三秦诗派及秦陇文化研究》(项目编号:4765)之阶段性成果。

与蓉裳也,虽不见犹见也。使二人者,一不西去,一不南来,则谁为之骑驿?且我二人,年俱衰矣,使先死其一,则亦何能有此谐际而苍苍者?又纵我二人年力康娱,寿跨李、杜、韩、苏而上,岂非天哉!此昌黎《二鸟歌》、青田《二鬼赋》之所由作也。

先生之诗,深奥奇博,妙万物而为言,于唐宋诸家不名一体,可谓集大成矣。惟嫌书中《千蝴蝶》等题,咏辄数律,似古名家所不为。余虽不敢轻非于口,而亦不敢轻是于心也。然而以擒龙之手忽而搏鼠捉虱,神仙狡狴,撒米成珠,或亦无伤于大雅耶。昔欧阳子交满海内,而胸中所不能默而已者,惟谢希深、尹师鲁二人。今观集中蓉裳跋语最多,谅亦恃先生之好之也。先生好我不在蓉裳之下,蓉裳既为希深而余敢不为师鲁哉?命之序,其又奚辞?乾隆壬子秋日随园老人钱塘袁枚序。^①

清代秦陇诗坛,人才辈出,诗学极为繁盛。王鸣盛《戒亭诗序》云:“三秦诗派,本朝称盛,如李天生、王幼华、王山史、孙豹人,盖未易更仆数矣。予宦游南北,于洮阳得吴子信辰诗,叹其绝伦。归田后复得刘子源深诗,益知三秦诗派之盛也。”^②乾、嘉年间,秦陇诗坛主要以“关中四杰”最为著名,他们是潼关杨鸾、三原刘绍攸、秦安胡钊和临洮吴镇。由于秦陇地区离江南有数千里之遥,当时交通不便,通讯不发达,秦陇诗人与江南诗坛交游比较困难,正如袁枚所说“路远朋稀”,无从交流。“关中四杰”中只有杨鸾曾亲到随园拜访袁枚,可惜适逢袁枚外出,无缘得见。《随园诗话》卷九:“秦中诗人杨子安鸾见访,适余外出,归后见贻一册。《雪霁》云:‘寒瘦自性情,苦吟工未能。晚晴窗上日,先晒砚池冰。’《闻砧》云:‘满院苔痕合,重门树影深。’”^③既没有对其诗作评价,也没有看到他们以后还有什么交往。故而他对于吴镇诗的推崇,和吴镇的交往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。因为这是江南诗坛的领袖人物与西州诗坛执牛耳者的交流^④,研究乾、嘉年间的诗学活动应当给予相应的关注。

吴镇(1721-1797),字信辰,一字士安,号松崖,别号松花道人。狄道(今甘肃临洮)人。乾隆庚午(1750)举人,曾任陕西耀州学政、山东济南府陵县知县、湖北兴国州知州、湖南沅州府知府。晚年主讲兰山书院,著述甚富。有《松花庵全集》十二种,曾纂修《狄道州志》。其诗成就很高,备受杨芳灿、王鸣盛和徐世昌等人的推崇。徐世昌曾说:“关中诗人盛于国初,而陇外较逊。至乾隆间,松崖

①吴镇:《松花庵全集·诗集》卷首,清宣统二年重刻本。

②王鸣盛:《戒亭诗序》,《松花庵全集·文稿》附录。关于三秦诗派的创作盛况,可参看拙作《三秦诗派及其文化品格》(《文学遗产》2008年第5期)、《三秦诗派的作家构成与特征》(《西北师大学报》(社科版)2008年第3期)。

③袁枚:《随园诗话》卷九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8年,第289页。

④刘绍攸《松花庵诗草跋》云:“近世称西州骚坛执牛耳者二人,其一为秦安胡子静庵;其一则洮阳吴子信辰。或以朴老胜,或以隽雅胜,异曲同工也。”见《松花庵全集·诗集》。

崛起,与秦安胡静庵并执骚坛牛耳。静庵诗尚朴健,名位未显,松崖则才格并高,研求声律,故其诗音节尤胜。……当为西州诗学之大宗。”^①

袁枚与吴镇从未谋面,通过王光晟和杨芳灿知悉吴镇后,即书信往来,遂为至交。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十六云:“近日十三省诗人佳句,余多采录诗话中,惟甘肃一省,路远朋稀,无从搜辑。戊申春,忽江宁县典史王柏崖光晟见访,贻五律四首,一气呵成,中无杂句。余洒然异之,问所由来,云:‘幼讲诗于吴信辰进士(按,应为孝廉)。’”^②袁枚知悉吴镇是在乾隆五十三年戊申(1788),这时候诗人已经七十三岁了,但他们还没有文字往来。直到后来其弟子杨芳灿从灵州寄来吴镇诗集,袁枚读后大为惊喜,并采入《随园诗话》。袁枚后来给杨芳灿的信札中也可见他当时激动的心情:“老人撰《随园诗话》,采录最富,十五省中只缺甘肃一省。近得信辰先生佳句以补之,真觉踴躍满志。少陵所谓‘文章有神交有道’,其言验矣。”^③

王光晟和杨芳灿是吴镇与袁枚得以相识的关键人物,他们又对吴镇持弟子礼。王光晟,字立夫,号晚翠轩,又号柏崖,生卒年不详。祖籍甘肃兰州,寄籍山西辽州(今左权县)。贡生。善八分书,喜吟咏。曾任江宁县典史。著有《晚翠轩诗纂》、《国朝画后续集》。乾隆四十七年抵兰州,慕名访吴镇。他们一见如故,互相酬唱。乾隆五十三年王光晟赴江宁县典史任,吴镇有《送王柏崖就选》送别。王光晟到江宁任后,得到了袁枚的赏识,因此他向袁枚推荐吴镇,促成了一段文坛佳话。

杨芳灿(1753-1815),字才叔,一字香叔,号蓉裳,江苏金匱(今无锡)人。为袁枚入室弟子。袁枚《仿元遗山论诗》云:“常州星象聚文昌,洪顾孙杨各擅场。”杨即杨芳灿。乾隆四十二年拔贡生,廷试得知县,补甘肃伏羌。升任灵州知府,后入京为户部员外郎,曾参与撰修《会典》。先后主讲衢杭、关中、锦江三书院,入蜀修《四川通志》。杨芳灿在甘肃伏羌知县任上与吴镇相识,即对吴镇执弟子礼。吴镇的《松花庵逸草》、《兰山诗草》、《松崖诗录》和《松花庵诗余》均由杨芳灿选定并作序言,吴镇去世以后,杨芳灿为撰墓碑和像赞。

袁枚读了《松花庵诗集》以后,对吴诗大为赞赏。《随园诗话》卷十六又云:

吴诗奇警。……《榆钱曲》云:“桃花笑老榆,汝是摇钱树。不解济王孙,飞来复飞去。”……《木兰女》云:“绝塞春深草不青,女郎经久戍龙庭。军中万马如挝鼓,只当当窗促织听。”或誉其存诗太多,乃答云:“诗自心源出,妍媸惑爱憎。譬如不才子,挝杀竟谁能。”或誉其存诗太少,又答云:“诗似朱门宴(客),谁甘草具餐。三千随赵胜,选俊一毛难。”

唐高骈节度西川,又调广陵。《咏风筝》云:“依稀似曲才堪听,又被风

①徐世昌:《晚晴簃诗汇·诗话》卷九四,中华书局,1990年,第3916页。

②袁枚:《随园诗话》卷十六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8年,第544页。

③郑幸:《袁枚佚札四通考述》,《苏州大学学报》(哲社版)2008年第6期。

移别调中。”吴官山左，又调楚江。《咏怀》云：“阿婆经岁抚婴孩，饥饱寒暄总费猜。才得呱呱真痛痒，家人又报乳娘来。”两意相同。余雅不喜陈元礼逼死杨妃。《过马嵬》云：“将军手把黄金钺，不管三军管六官。”吴《过马嵬》云：“桓桓枉说（却恨）陈元礼，一矢何曾向禄山？”亦两意相同。吴又有《韩城行》云：“良人远贾妾心哀，秋月春花眼倦开。忍死待郎三十载，归鞍驮得小妻（妾）来。”《咏虞美人花》云：“怨粉愁香绕砌多，大风一起奈卿何！乌江夜雨天涯满，休向花前唱楚歌。”

袁枚《诗话》中所选吴镇之诗，的确为吴镇之代表作，但由于他以“性灵”的标准来衡量吴镇诗歌，吴镇许多具有强烈现实感的诗作他并没有注意到，而且所评意见也不见得很恰当^①。但也可见他对吴镇诗作的真诚推崇，这对于一位江南诗坛的盟主来说已经难能可贵。

吴镇为了表示谢意，特托人给袁枚寄去书札一封，礼品若干。《与袁简斋先生书》云：

久闻高名，有如山斗，只缘南北途遥，未能把晤，计私心抱憾者五十年矣。昨王柏崖使来，获读《随园诗话》，始知老先生凌轹千古，犹能采及蕝菲，何幸如之，何感如之，谢谢！惟是诗中讹字颇多，尚须改正。昔北齐邢子才喜思误书，今先生同字子才，暇日思之，想亦以为甚适，此即可入诗话，为骚坛增一故实已。

仆自髫髻已好为诗，苦因学浅才疏，未能有得。今将拙作汇呈，望高明指点，速有以化我也。仆又接柏崖书，言老先生年已七十六、七，而仆年亦七十一矣，吴越之游，今生恐不能卜意者，荀子训铜驼陌上，或握手一笑耳。然《随园全集》，要不可以不读，祈遥颁一部足矣。方春莺飞草长，江南处处争逐神仙，惟颐养安恬是所翹企。再狄道先辈有张康侯、牧公及前安定县令许铁堂者，皆真正诗人也。仆为刻其遗稿而贵门人杨蓉裳曾加校订，为表彰前贤，此系吾曹之要事。不但如并世之衮衮者尚可听其浮沉也。今寄来三种，想高人雅鉴，必能识曲听真，广为流传，不亦快哉！使乎临去，涉笔匆匆，附为阿迟师兄寄来毛纓一头，绒挂料一匹，附冀查收，兼请金安不一。

吴镇在这封书札中对《随园诗话》所选己诗之讹误予以指正，另外向袁枚请求赠送《随园全集》一部，并向袁枚推荐许珪和同乡诗人张晋、张谦的诗。袁枚收到书札后有回书一封，《寄吴松崖书》云：

文人之生于世也，天必媒之使相悦、介之使相通，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。仆与先生，年俱老矣，相隔之路亦甚远矣，以常情测之，无几相见，无信

^①如同样咏叹杨贵妃之诗，“袁枚只是从一般的礼仪出发责备陈元礼，而吴镇站在更高的角度去揭露那些在内部飞扬跋扈，对外敌又束手无策的庸碌之辈。如果联系乾隆末年的社会状况，就不难理解作者的弦外之音”。参看拙作《吴镇诗词研究》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。

可通,此必然之势也。不意前岁辽州王柏崖来作少尉,读其诗,惊衙官中有屈、宋,问其渊源,云得宗师于先生,因此又得读先生之诗,新妙奇警,夺人目光。因忆生平编纂《诗话》,十五省中独甘肃无诗,如国风之遗吴越,心常缺然,忽得先生以补之,岂非周亚夫之兵,从天而下哉!声应气求,天之所相,非偶然也。柏崖近又以尊札及全集见示,如饥十日而得太牢,穷昼夜哺啜之而不能即休焉。所指误刻之字,都已划改。《虞美人》诗亦已补全,惟所云新刻三诗人之诗,只寄有二张而无许铁堂,想封信时偶尔遗失耶。但未知暮裳现官何方,有信一函,望为交付,又尊作有《送星树旋里》诗,何至今犹未归来也?便中并希示知,蒙赐阿迟羶绒雨纓,谢谢!袁枚顿首。^①

此札当作于乾隆五十六年,信中对于他与吴镇的相识,甚为欣喜,并对吴镇所指讹误作了订正。但是对于吴镇所推荐的三位诗人,评价并不高,所以没有收入诗话。这从他寄杨芳灿的信中可知:

吴松崖屡索我全集,理应相寄,而苦于纸价太昂、嗜痂太众。每仓山一集刷成,顷刻散尽……所寄前贤张、许二公诗集,非不调老格高,而纯是唐人皮壳,毫无新意,其才远不及松崖与足下。且有诗无话,难以采录,故已束之高阁矣。^②

袁枚倡导“性灵”,喜欢轻松幽默的诗风,而许珪、张晋、张谦都身处明清易代之际,饱经丧乱,身世坎坷,许铁堂终生潦倒,张晋罹“科场案”被杀,张谦流落江湖,兼有丧兄之痛,其诗歌自然不会温厚和平,不但有西州凌厉之气,而且有怨悱之声^③。审美取向已有不同,况且涉及敏感政治问题,袁枚当然没胆量表彰他们了,所以他用“纯是唐人皮壳,毫无新意”来婉言推脱。

奉读此札后,吴镇又有回信。《答袁简斋先生书》云:

暮春之杪,忽接瑶函,万里神交,恍如覩面,再披柏崖手札,知杖履优游,兴复不浅,益为之欣慰也。承惠骈体古文及游山尺牍各种,随风咳唾,皆成珠玉,讽诵之余,觉云气花香,飞来纸上,佩服!佩服!《初夕告存》诗,自誉自嘲,亦狂亦达,将来属和成篇,岂非千秋佳话哉?

仆少读二氏之书,颇费钻研,但今年七十二矣,而昼夜之道,总未了然。捧读佳章,不觉怦怦心动,敬和十章兼呈三稿,以备推敲,见大敌怯而自以为惑,理固然也,惟高明严加去取,改存三四首足矣。忆生当并世,而把晤仍难,白首相望,未知明年各作何状?似此书隔岁而始一达意者,天或

①此文《小仓山房尺牍》作《答临洮吴信辰先生》,但文字略有异同。郑幸《袁枚佚札四通考述》误为佚文。根据此文内容可知,当时袁枚已经和杨芳灿失去联系,而《随园诗话》所言杨芳灿寄吴镇诗集给袁枚为作者误记,这之前主要由王光晟为他们联系。

②郑幸:《袁枚佚札四通考述》,《苏州大学学报》(哲社版)2008年第6期。

③关于许珪生平及著作,参看李成业:《铁堂诗草释注》,敦煌文艺出版社,2003年;关于张晋和张谦的生平与创作,参看赵遼夫:《张康侯诗草》,兰州大学出版社,1989年。

怜吾二赞而更留不尽之桑榆乎。

蓉裳现任灵州知州，寄书已到，指日当有回音，星树久与周方伯同赴安徽，乃与明师处杳无音问，殊可疑也，揣此布候起居，兼询阿迟学业及韵友霞裳雅况。霞裳若有报章，仆当遥赋《停云》，不必形容之入梦也。临颖情思惘惘，与雁信俱南，至于千秋事业，则尺牋不能尽矣。

此书作于乾隆五十七年，当时吴镇七十一岁（虚岁七十二），袁枚七十七岁。吴镇收到《随园全集》后，甚为感动，并和了袁枚所作《除夕告存》诗。袁枚《除夕告存》诗序云：“三十年前，相士胡文柄道余六十三而生子，七十六而考终。后生子之期丝毫不爽，则今年七十六之数似亦难逃。不料天假光阴，已届除夕矣。桑田之巫不招，狸脉之梦可占。将改名为刘更生乎？李延寿乎？喜而有作。”^①此诗作于辛亥年除夕，按照他们“书隔岁而始一达意”的交往，吴镇读到此诗也在来年，即乾隆五十七年。此年秋天，袁枚为吴镇作了《松花庵诗集序》，对其诗大为推奖，称赞吴镇诗歌“深奥奇博，妙万物而为言，于唐宋诸家不名一体，可谓集大成矣”，的确推崇备至。但对吴诗之瑕疵，也提出了严肃的批评：“惟嫌书中《干蝴蝶》等题，咏辄数律，似古名家所不为。余虽不敢轻非于口，而亦不敢轻是于心也。”这种严肃认真的诗学态度和正直坦率的胸怀气度，值得后人敬佩。

由袁枚寄杨芳灿信札可知，由于纸张昂贵，书籍畅销，他竟未能寄杨芳灿《随园全集》一部。杨芳灿在兰山书院吴镇处读到《全集》后，感慨万分，写下《吴松崖先生见示〈随园诗话〉，因忆旧游，成转韵六十四句，奉怀简斋师并寄松崖》，诗云：

松花庵中老尊宿，示我随园书一轴。贝叶澜翻千佛经，天华飞舞群真录……名流谭燕耽风月，才子篇章主性灵……随园亭榭我曾游，门绕崇冈枕碧流。散髻斜簪人澹荡，茂林修竹境深幽。龙门身价高无量，才笔纵横不相让。入座齐倾北海樽，横经并侍扶风帐……秋月春花乐未央，嗟余万里走伊凉。离家始觉江南好，捧檄先愁陇坂长……一别名园几度春，卷中怜我困风尘……先生老去头如雪，弟子年来鬓亦斑。松崖诗老才名重，风雨兰山一榻共。为言相慕只闻声，不觉倾襟已通梦。文采风流此一时，名山著作系人思。公真一代骚坛主，我愧千秋国士知。^②

对袁枚的崇拜和思念之情，溢于笔端，也可见他与吴镇交往之密切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

①王英志辑：《袁枚全集·小仓山房诗集》卷三十三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815页。

②杨芳灿：《芙蓉山馆全集·诗钞》卷五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7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58页。